

春秋
恒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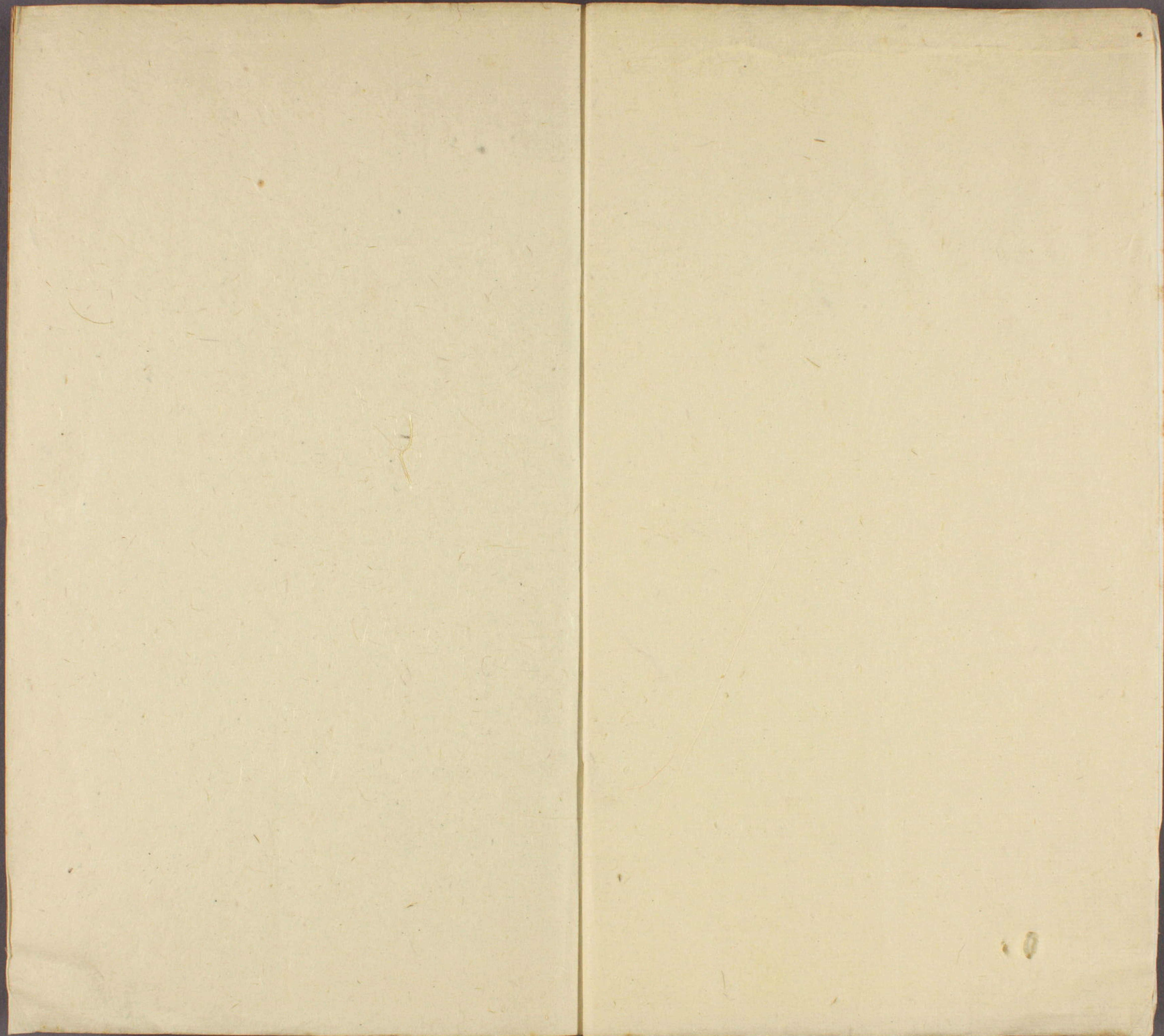
共八册
卷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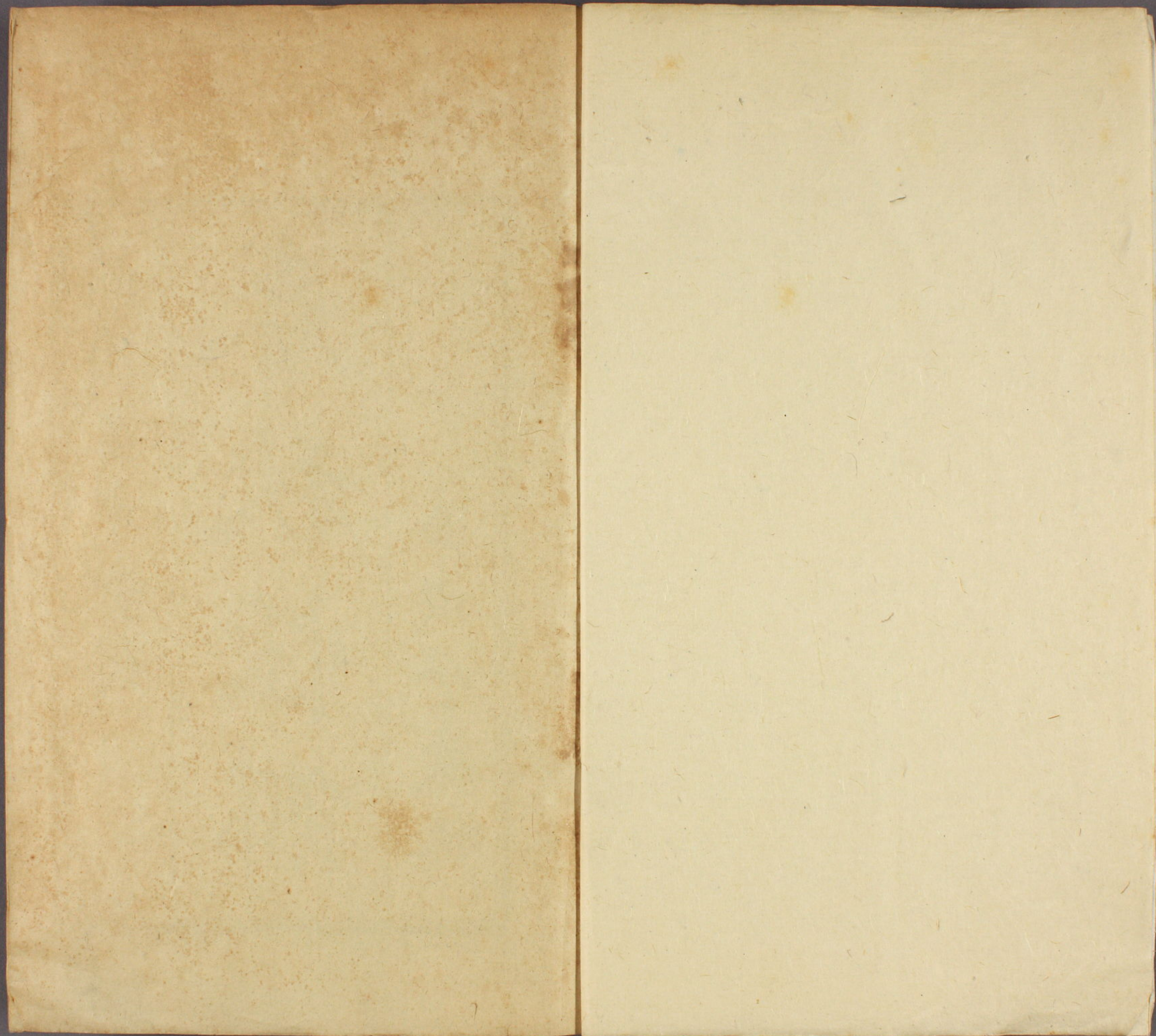
1

四七二
1478
1



門 七 12
卷 1478
108





春煉河解

正德堂藏本

周氏五中堂印

同治壬申重刊

春秋恆解

玉成堂藏板

春秋恆解序

同治十一年一月二十日
藍作棟氏寄贈

是非者天下之公理也孔子曰
人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聖王在上禮樂明
而教化興所以修身飭紀者無

貴賤皆同卽所以立德成名者
舍大學無自唐虞三代道一風
同雖其主極使然亦以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天性之自然有不
容外也周室旣衰列國之凌夷

雖甚文武之方策猶存孔子苟
得志於時舉而措之損益以歸
中和其道則猶是二帝三王之
道其心亦猶是天地生成之心
無他異也奈當途旣鮮知音而

及門或懷疑貳故子嘗曰我欲
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蓋事
者人所共知聖人之行事又人
人天理所咸有卽所行以證而
知聖人非空言亦可知聖人無

奇術此夫子惓惓之衷耳古史
記言記動以警人君且以爲後
來之規戒聖人在上則惟知修
德承天而已豈計將來之毀譽
哉聖治漸微聖蹟將墜夫子刪

書斷自唐虞以聖王之法貽後
其書有褒無貶冠履猶存謹度
者其亦當知率由矣乃春秋變
亂無復知有聖王之道者夫子
懼大義之淩夷不得已而筆削

聖人
魯史以存是非亦惟是天下之
公理與生民之常經不容或淆
然以匹夫而進退公卿私爲賞
罰故孟子以爲天子之事其實
猶是民彝正直之理而已自來

傳註諸家能發明聖人之意者
不少而拘泥三傳過爲艱深以
晦本文者亦多愚淺陋幸生

聖人之時竊謂以聖人之心求聖人

之事則知聖言不能外民彝而

別有是非其苦於難解者非是
非之難明而以至理爲是非者
寡也及門多從事此書時以大
義相質久乃成編不忍捐棄聊
書之以俟高明後之君子其亦

諒愚之庸妄也夫時

道光十有八年孟夏雙流劉沅

書咸豐二年重校定時年八

十有五

春秋恆解 晚年定本

凡例 附辨正

一春秋爲魯史凡史紀事皆必詳其本末夫子取而筆削之
因其事具在史策故止論其是非而是非之所以辨則於
書法見之其初特爲訓告門人之作因左丘明爲史官受
經於孔子雖未得孔子之道而知尊孔子於是卽孔子所
書爲之傳亦有經之所無而止明自傳之者是止明自以
其事可傳而傳之秦火以後魯史舊文俱泯幸此書爲孔
門授受私書後裔珍藏久而遂顯後人乃得知夫子筆削

之故然左氏荒漏亦多公穀更不待言學者當分別觀之
一左氏本魯史官曾從孔子學而親炙不久故其所得不深
卽文章甚工亦未嘗與游夏同科則其所造可知矣論語
記巧令足恭恥之夫子許以同志其人品正大亦非常侶
特聖人筆削精意原不易知游夏不能贊一詞又何况止
明耶其義頗舛記事亦有疏謬或晚年病盲未及校定傳
者之誤今將發明聖人自不能曲從傳說非必與爭辨也
止明爲孔門弟子無疑唐趙匡始倡議左氏非止明朱子
亦因虞不臘疑之然周有臘事而非祭名諸儒未察愚於

詩經載芟章附解詳之茲不贅

一公羊傳舊傳公羊高作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
子敢敢傳其子壽然其中有子沈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
宮子高子等語則非公羊一人之詞穀梁子名俶字元始
一名亦然其傳中初獻六羽條云穀梁子曰尸子曰尸子
名佼與商鞅同時舊云穀梁受經於子夏若與尸子同時
則不合二人舊云皆受學於子夏然子夏晚年深造夫子
告以三無等義非苟爲言者二人果爲弟子何不聞引述
其師之言而鑿空妄語者甚多則決非子夏之徒矣

一夫子因空言不如實事筆削春秋以示門人時中之道則當時師弟必有問答之言因秦火不傳惟左氏以國史尙在公穀則不知何人剽襲傳聞遂爲作傳乖謬甚多而至漢公穀先出左氏最後出於是公穀遂與左氏竝行儒者以爲孔門遺裔不敢輕議不知三傳之謬不削則經義不明而沿三傳之說者且橫流無已愚故一一辨正務使聖人之心明白共知豈矜意見而好反前人哉

一理一而已著爲萬事萬物而其原皆本於心心純乎理則在我者卽天之理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無不可一以貫之常人無聖人之心由未踐聖人之事又安能知聖人之言天下古今情事萬變豈可勝窮然要不外五倫道在五倫五倫本於五性五性止是一性不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以一知半解釋春秋此三傳所以多謬而諸儒是非淆亂日甚也

一孔子作春秋卽事明理未嘗自言可以懼亂賊正人心孟子時知孔子者鮮又何知春秋故孟子表孔子春秋以明此書維持世教原是爲當時諸侯放恣而言後人遵孟子之言知春秋尊周攘夷而不知仁管仲錄霸功夫子節取

之意知誅亂臣賊子而不知夫子尤責重三綱凡若此類
似是而非明者甚少今一一詳明之雖多與前人異說實
乃以中庸之道折衷至是期於不悖聖人其諸儒之論亦
不能一一詳辨也
一讀聖人書原欲學聖人學至於聖亦祇全得個爲人之理
忠孝節義其大端也晚近以聖人爲不可學於聖人之行
既不則效而於聖人之言卻又好爲議論欲以此矜博雅
居高明然無聖人之實妄生臆說貽誤後來其罪更甚不
可不知不可不戒也

雙流劉沅識

春秋恆解卷一

晚年定本

雙流劉沅輯註

杜氏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
 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晉
 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羊舌肸習於春秋公使傅其大子楚
 語申叔時言傳大子之法亦曰教之以春秋蓋魯秉周禮
 其史官獨能善于記載夫子未修之時已爲當世所重故
 晉韓起見魯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矣夫子因魯史之舊
 文略爲增省存其是非美惡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
 取之又嘗曰我欲託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誠以概言義理虛而無着不如實之以事是非易明然
 則春秋皆當時實事特美惡淆亂靡關勸懲自夫子修之
 而是非始定也儻夫子得志于時其措施可即此而推故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爲憲天之人以天理正人
 心卽列國史官紀載得失皆得而正之夫子無其位而辨



其是非存為一家之私言實乃萬世之公理知之者曰明
是非之理罪之者曰干賞罰之權不知其正人心而憂世
道為至深遠也杜氏又云春秋為周之舊典禮經蓋夫子
所明皆周之典禮非史臣舊文即盡合周典禮也至汲冢
瑣語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或因夫子春秋取其
名以名書非可與魯春秋比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及晏
子虞卿呂不韋陸賈等著書皆曰春秋然其篇次本無
年月與錯舉春秋記名之義不合歐陽公已辨之矣

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周公八世孫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
為桓所弑諡法隱拂不成曰隱春秋託始於隱公當平王
四十九年論者不一愚謂當以經文及孟子詩亡之義為
定蓋平王東遷諸侯固無有怨畔者使王修明文武之政
何患不治乃在位日久毫無振作致諸侯漸肆鄭莊為王
畿內小國乃挾為王卿士之勢假王命以兼并魯周公之
裔王室優之異於他國使克體周公之意盡忠王家匡正
諸侯豈不為天子長城乃於即位任意而為不請王命於

鄭假命侵凌反為所使紀為昏姻齊滅之不能救觀經所
記失禮甚多夫子託始固非無故矣其詩亡然後春秋作
愚於孟子註已詳茲再申明之蓋美惡是非之公不泯于
人心聖王在上既正其乾綱而又採風之使陳詩之條
民間歌謠上達於天子因以知其政俗之盛衰而行其黜
陟其歌詠之和乎陳義之中正者則登諸朝廟被諸管絃
平王之亂離之後既不能修文武之法至末年竝此陳詩
採風之典亦不舉行于是不修文武之法至末年竝此陳詩
有一二賢智憂時憫俗著為歌詠以私心好惡變亂是非
軒忌諱深而草野之忠言諛諛進而朝廷少公論一夫
美惡失真猶可言也千言之公論無存甚可憂也夫子所
以即春秋而筆削之是則非使諸侯美惡之迹燦
然復陳彼即能去譏刺之篇章而不能掩其所行之實事
即能飾目前之諛詞而不能逃千秋之公論所以誅奸諛
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托始於隱公論所以誅奸諛
乃多且平王在位已久入春秋三年而崩其無可為之
實曉然文武周公之舊從茲熄
滅春秋故不得不從茲始也

元年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人君即位始年稱元年猶歲一月稱正月非有他意曲說推衍附會遂有屢改元以為異者誤矣

春王正月

春歲之始王周王正月建子之月冠王於春大一統以尊君也不書即位攝也桓公少隱公攝位將讓國而致于桓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然非禮也攝政不攝君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命之則可公不請于周天子而以私意擅讓于弟似是而非開好名釀亂之階不書即位如公之意而公之失以彰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大邾國儀父其名蔑魯地左傳未王命故不書爵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按盟亦周制然非國之本

務也公初即位而為此故書及以明公之志而著其失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稱鄭伯明其為君可以化弟否亦可全之也克勝也期于必克其弟段不稱弟鄭伯不以弟視之于鄆著鄭伯斥之于外不親近之且迫之于鄆也舜待象何等親愛故為大孝聖人深惡鄭伯故特筆戒天下之為人兄者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貺

王稱天明奉天必則天也宰冢宰咺其名惠公仲子明惠公所寵非夫人也以天王之尊而下貺諸侯之寵以冢宰之貴而不能正君且為使焉故正名以譏之貨財曰貺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宋人微者也及之盟公也盟本非所尚

也又與卑者盟故諱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側界反今開封府東北十五里有祭伯城

祭伯王臣也來私來朝無王命而來朝故不與其朝

公子益師卒

左傳眾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曰益師蓋賢故因魯史而存之也

附解紀事必書年月書元年春正月常也夫子冠王於春以明尊王之義左氏言周正月明全書皆用周正而前人紛紛議論求深反淺多晦經義三代民事皆用夏時特歲終息事如今年節則子丑寅各用蓋一陽生於子至寅而為

泰卦天一地二其數得三前人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生三萬物實祇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耳以其為陽氣初生而盛故子丑寅皆可為春夫子為周民因魯史作此書故記事必從周正而胡氏云夏時冠周月致來譏訕非過也三代皆用夏正愚於論語諸書多言之茲不贅邾有大邾小邾小邾本名鄒一曰鄒附庸于魯後乃名邾此盟者大邾也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蓋周制諸侯世及卿大夫世官世祿欲其久相保故為此制然必不得已而用之夫子與陳蔡大夫盟及矢子路則盟誓非必不可廢也但為國

以禮以德孚於人爲主此非急務公初立而一年再與人盟其無治國之本可知故兩書及以志諷儀父左傳云邾子克解者遂謂美之稱字然何緣而美之經書儀父當從經以爲名不必從左氏或本有二名亦未可知鄭伯爲兄且君而不能善化其弟養成其惡而克之古稱孝友蓋友弟者卽所以爲孝也未有孝而不友弟未有不友弟而猶可爲孝子者顧尋常兄弟之間或多難以德化以恩誼所在非權術才智可施也若天子諸侯則位尊權重果仁至而義盡何患不可化又何至不能容管蔡得罪於君與先

王故周公不能曲全之然羽翹音曉則痛之矣象至不仁然僅欲害吾身舜則忘之段恃母驕恣本無大惡善遇之而不畀以權何至爲亂夫子書克書于鄆斥鄭伯惡之者至矣而毛西河反謂鄭莊爲是豈非狂妄又按左傳言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不近情理寤生難產也凡兒生而始寤此未生而寤故其產難然天下未有因難產而遂惡其子者此蓋莊公飾詞然則何以惡之觀其待段之情則平日必不能承歡使果恩誼交至不薄待弟姜氏何必爲之求邑哉左氏誤信傳聞反或疑姜氏偏愛夫母卽偏愛

安可不恭觀其曰姜氏欲之焉避害斥呼其母忿懟宛然寤生豈能逃不孝之罪哉惠公仲子夫子特記王歸貶事而公不書卽位之義明春秋書法所以爲微而顯也惜自來無人見及今詳論之左氏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妃卒而聲子繼室則聲子卽元妃矣惠公特以仲子手文之異寵之而生桓公是隱公旣嫡且長當立者也因父寵仲愛其子欲以國與桓然非禮也隱誠欲效

伯夷於父在卽當白父讓弟或父死必讓弟亦當立桓而相之桓不受則己亦必立乃父在不言於父父沒不卽讓弟己仍爲君不行卽位之禮曰吾攝將授弟耳夫堯老舜攝耄而使舜代治未卽禪位也周公攝政立成王而負扆未自居南面也國無二君諸侯上有天子豈有已立爲君而曰攝擅讓國之名又未聞奉天子之命可爲正名者乎舊史以其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卽位而夫子則以其不合正名之義亦不書卽位三傳皆可備參而實皆未得夫子之意仲子非嫡左氏穀梁明言之而猶有以隱爲庶桓

為嫡者何耶若夫手文一事近於妖妄手紋彷彿若字未必果分明云然即或有之亦事之偶豈可據為典要無識者傳以為奇魯惠愚妄寵之隱公因之遂欲讓國實非聖賢中正之義罹於凶禍豈非自取乎夫子書惠公仲子使人知仲子非夫人不特天王歸賄之失見而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隱公之讓為非正皆明矣及宋人盟穀梁云內外皆卑然則何以必書自是公與之盟書及以示諷耳公子益師卒舊史於魯大夫書卒外不書本國史臣之禮夫子或存或否其人事實無考則其書之之故亦無庸妄擬

若益師可類推必鑿求其義者非也

周平王五十年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潛杜注魯地書稱徐戎蓋今南徐等處也

左傳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戎徐戎也與淮奄均濱海周初屢為患伯禽平定之後蓋遂安靖與魯唇齒相依故惠公與好而公立亦會之書以見周公伯禽懷柔之遺非譏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國杜注城陽莒縣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向杜注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今

江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縣村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入乘其無備而入之也書人以惡莒而不罪向何也正家之義責重夫綱既不能正綱以化其妻又稱兵而八人國以其妻歸行同劫奪人之賤之甚矣

無駭帥師入極

駭穀梁作倭帥朔律反極杜注附庸小國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

無駭氏展魯司空也極蓋附庸于魯無駭恃強私入其邑故去官與氏而書帥師以著其無君虐小之罪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唐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今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

東十二里

左傳戎請盟秋盟於唐復修戎好也前會戎于潛戎請盟而弗許今與之盟蓋公既而悟戎意之不必違也故書公及交隣安戎盟非過也非以示貶杜氏曰八月無庚辰日月必有誤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履音須履緌左作裂繻

履緌紀大夫天子諸侯亦不自主昏卿為君逆禮也公羊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婦人謂嫁曰歸夫婦人倫之本故聖人重昏禮而賢女尤難得紀小國耳而逆女如禮可書伯姬叔姬皆賢不幸不能善終夫子書

之以誌慨欲人正夫綱而善全賢配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有賢者而不遇聖人所憫春秋明人倫不可勝書即伯姬叔姬以示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作帛杜氏預曰國在東莞劇縣姜姓後為齊滅密杜注莒邑城陽淳于縣

東北有密鄉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

伯左氏作帛則其名也名之其表之歟合前後夫子詳記紀事及王名為侯與之婚則紀子蓋賢左氏云失地名滅同姓名此非然也蓋子以其賢而弱因莒方恃強侵伐故盟以親莒觀後書大去其國以鄙入齊皆特筆則夫子之名之非貶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夫人者隱之母也不書葬成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然非禮也公母之夫人之何不書

葬公無禮夫
子豈成之乎

鄭人伐衛

左傳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共叔出奔衛衛人為之
伐鄭取廩延鄭伯不友鄰國不平不自反而報怨故人以
惡之伐聲罪致討鄭以衛為罪伐之夫子因其意而
書以伐曰鄭人以為可伐子則深惡其擅伐之名也

附解聖人明是非定褒貶不外天理人情天理一而已人情
物理隨時異態隨事變通至無定而有定有定者理無定
者事也以一定之理衡無定之事而適得其中此自古聖
人所以事不同而道同春秋時無是非之時也夫子就當
時之事明其是非故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其義則夫子竊取會盟征伐天子之大權也當時視為常
事夫子其能一概沒之乎時俗如斯上下相安於如斯孟
子曰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其教之不改
而後誅之也故會盟征伐苟有裨於時無大害於義夫子
皆節取之所以為救時之衰即所以教門人隨時處中之
道也如此年會戎盟戎會盟本非所尚况與戎盟乎然而
魯故密邇徐戎書載費誓美伯禽自是以後未聞魯患淮
夷徐戎則撫綏相安必有道矣與之會盟何咎紀子伯伯
左氏作帛則紀子之名耳諸侯非失國有咎例不書名而

此非其事也合前後夫子書紀事觀之則紀子蓋賢時王
晉其爵夫子憫其失國不特不名以罪之亦不書滅于齊
而曰大去其國則此之書名表其人以見賢而弱偏於強
大蓋有深惜焉否則傳寫之誤耳但作闕文觀則義止於
不當盟耳就經文詳繹之似不其然明者其參究之

平王五年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
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
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
義也日月之食有常日掩月則月為之食月掩日則日為

之食然必經道緯道皆同而後食火土餘氣蔽之則食甚
日為君象其食尤當警懼不言月掩日而日有食之者聖
人慎言天道或日或不日史有
詳略非大義所關聖人因之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氏以為平王實三月壬戌崩赴以庚戌故書之非也崩
日何因而必改易其不書葬以周來訃而魯未往也胡氏
所謂無
君是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者何隱公夫人也曷為不書夫人公以攝故降之不
成禮名曰君氏猶言君妻云爾舊史書之左氏仍之傳曰
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
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蓋釋舊史書君氏之故
而公之失見矣然左氏於夫人子氏薨無傳而誤以此為
聲子疏忽之甚豈病盲後失檢傳者誤歟隱既為君妻安

得不為夫人攝君已非又降其妃非禮之至
夫子因而不改所謂直書其事而失見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王朝大夫武氏子賻以貨財助喪費也王臣不下
交蓋武氏與魯有交卒而其子使來求助非自來故不名
也史書之子存之以志其失非為王求賻也若王求則當
書王使求若武氏求則當書為王求若王使武氏求而武
氏使其子來則亦當有為王字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程氏端學曰宋以王者後得稱公諸侯書卒正也書薨者
臣子之詞也故內書薨而外書卒愚按吉凶慶弔諸侯禮
宜相聞來告則書否則弗書其或名或不名或
日或不日從其赴告之詞史舊文也聖人因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姜大公封國今山東青
州府臨淄縣西北營邱城

是也後胡公徙封薄姑則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石門齊
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今山東濟南府長

清縣
西南

左傳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志齊鄭之交著春秋變亂之
始也周制天子之卿大夫士爵優於外諸侯而權祿不逮
周初外諸侯猶入為王輔後此無聞畿內諸侯為王臣或
世及或世祿或否鄭莊始侵并人國時齊僖亦強二人相
固以逞威力故斥齊侯鄭伯以著之自是諸侯紛紛
效尤兵爭以多劉氏實曰志世變是也而其說未暢

癸未葬宋穆公

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杜
氏預曰舉諡稱公者據彼國之辭也

附解君氏卒公穀皆云尹氏而為之詞然魯史記魯事當得
實非若列國事傳聞多誤但左氏多疏忽遂滋異議夫人

子氏薨不言何人此以君氏為聲子於是歸仲子之賄及此二事皆不分明可慨也聲子為惠公繼室為隱公母公自不敢不以為夫人至己妻則以攝故而名曰君氏蓋周制生則名死則諡公於其卒而號曰君氏舊史書之左氏仍之夫子因而不削以其事明明失禮直書固可以見而不料後人之罔罔也武氏子為王求賄王之意歟武氏之意歟其子疇使之來自平王東遷國微財匱大東小東致怨於杼軸之空而外侯富強王臣下交久矣夫子存此以志世變無論何人喪葬總無求賄之禮則義重求賄為王

為己均非也賄賄二字公羊云車馬曰賄貨財曰賄穀梁云歸死曰賄歸生曰賄然實無大分別皆謂助喪費之財物耳賄從冒言不揣而冒昧相贈賄言主人本裕己附益之春秋之初齊鄭首敗王綱故夫子王風以下次以鄭齊之風此書盟於石門義亦如斯餘則正解已詳

桓王元年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杜注本都陳留雍北縣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後遷都洧于今

青州府安北縣有洧于故城杞妣氏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婁公而封之于杞牟婁杜注杞邑按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今婁鄉城在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境

春秋卷一
伐侵皆稱兵也伐明而侵暗諸侯不得擅侵伐春秋諸侯無禮以強凌弱莠小國耳而伐國取邑是自蹙也書以惡之且志小國不臣之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弑君大惡也其惡同而其人氏族親疏所以致惡之由不同故春秋書法不同凡弑君惟子書世子餘皆書名不書其官蓋惡亂賊亦以戒被弑者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苟正其綱則恩義交盡臣子何遽悖逆世子罪大惡極故斥書之使萬載切齒而君父之不綱亦見矣其臣不書官不書公子公孫齒之於國人既不許其為臣亦以見君綱不正為國人所害桓公州吁兄也州吁不道莊公在已眾著桓公何不早為預防裁抑之所以桓雖未聞失德而亦如他書之弑逆大惡也而反咎其上豈情理哉蓋五倫莫大於三綱三綱正而後五倫正聖人故益戒之耳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杜注衛邑濟北東阿縣屬兗州府清亭今東阿縣屬兗州府

古者諸侯因王事不期而值曰遇亦有禮焉特以其不期故曰遇也春秋諸侯私相約會或簡其禮托名曰遇以赴告焉非禮也宋與魯交將以謀鄭托于遇以秘其迹書之以志其不誠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蔡汝南上蔡縣今屬河南汝甯府蔡汝南上蔡縣今屬河南汝甯府

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按州吁弑君法所必討也宋不惟不討而且信其邪說以私意糾合伐鄭故首宋以惡之書爵罪其不稱上公之爵而目其人以惡之惡之非予之陳蔡黨惡本與衛睦故皆書人以惡之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

春秋卷一
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按翬擅專而行不義削公子斥書名惡其已有無君之心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濮杜注陳地水名

程子曰稱衛人眾辭也舉國殺之也朱子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愚按濮陳地于濮著陳之能討賊也討賊本石碯之謀而稱衛人者衛人之公憤也石碯之功臣子所當爲統以衛人碯此舉合乎公義也非陳則衛不能獨討賊故書于濮以美陳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眾辭也立者不宜立也晉蓋諸公子諸侯之立不承國于先君不稟命于天子眾謂宜立而遂立焉可乎春秋不能悉書也卽立晉以明之詳見附解

附解周制封建世及本有易爲離散之勢特聖人選建皆賢

謂其脩齊之道世傳不替當可以久安而不知人心難防在上者富貴驕肆飽煖思淫遂凌夷矣兼并侵奪至春秋而益甚前此已然春秋但卽其事以明是非有據王章言者有以己意斷之者所謂時中凡古今事時勢經權不同可以例推此爲詔示門人之書而前人乃以例說春秋謬矣此年書莒伐杞小國恃大國之維恤而乃恃強侵奪此顯犯王章者州吁書衛立晉稱衛人此義之自夫子立者諸若此類至宜細參之伐鄭止一次而重書者特罪翬以見翬之專與隱之失也立晉書眾人著晉之不當立也史

記云晉桓公弟非也莊姜無子厲嬀亦無子莊姜以戴嬀子為子桓公被弑之時厲嬀蓋早卒戴嬀因州吁不相容故大歸于陳而厲嬀無聞是早卒之驗莊姜賢明蓋有防身之智使晉為桓弟州吁豈能容之故晉為羣公子又不賢故不當立夫子書之以概凡不當立者諸侯不由天子而立且由國人而立王莽居攝黃袍加身即此而肇故此書可以為萬世之龜鑑也

桓三年五年

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棠杜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今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是

其處也

左傳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之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魚常物何觀焉公羊謂百金之魚公張之是也故從左作矢公之荒見矣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衛亂是以緩外侯葬不悉書告則書衛人討賊而告葬書以慨亂亦喜其得賊也至桓之諡不稱其實則春秋已多然不勝責矣

秋衛師入邾

邾公羊作盛杜注邾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邾鄉今山東兗州府甯陽縣北有盛鄉城是也

左傳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書譏報怨書帥師著其恃眾衛宣初立不思修德反躬與小國報復故刺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成也始成而祀之隱公欲以國授桓故尊其母而先為宮以祀之以一己之私念昧君臣之大分己儼然為君而曰將以與人吾特攝之正名之義謂何故書以刺也

初獻六羽

羽翟也文舞樹翟羽于竿而舞故曰羽初者魯因成王賜周公廟用八佾後遂羣廟皆僭之公因眾仲言始用六佾萬於仲子之宮羣廟當亦然夫子善之故書曰初志如禮也而其後不然失禮亦見矣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告鄭求興師是邾報怨首兵故先邾於鄭鄭不以義曉之而即同伐亦非也故皆人以貶之邾見侵于宋當告之天子詩之方伯不當間宋鄭之隙而偕鄭伐宋

螟

胡氏安國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蟊食節曰賊食根曰蝻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書螟紀災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彊若侯反

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命卿書卒所以尊王命也杜氏預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得與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杜注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有故城也

左傳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鄆圍環攻也伐之圍之報怨虐民故書人以賤之

六年

桓三年

春鄭人來輸平

去年邾鄭伐宋宋使來告因使者不善言公未出兵鄭恐公之與宋也故來輸平輸納也蓋納賄以求平平美事也書輸平明鄭欲離宋魯之交而以賄求成不盡善也故書曰人後秦欺六國全祖此術故聖人之所慮者遠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杜注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今在山東青州府蒙陰縣

西

北
左傳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愚按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為黨齊鄭為黨鄭為王畿之國首敗王綱思連諸侯以肆侵并而齊為大國故假齊以平魯離宋魯之交以為後圖焉書會齊侯盟于艾盟者齊之意而公會之云爾誌當時各懷私心假盟誓以相親世風之衰可慨也

秋七月

公羊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冬宋人取長葛

何氏休曰不繫鄭舉伐者因上伐圍取也經書冬左氏作秋劉氏敞曰邱明作書雜取當時史策或用夏正或用周正是也愚按鄭莊方且連齊魯以盛宋宋不知也伐而取之徒肆其惡直書其事而諸侯愚狡之跡昭然夫子蓋深慨之不特惡之也

桓王四年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曷歸紀季也紀滅而紀季以鄆入于齊存宗祀姬賢能佐之故書其歸不書來逆蓋如禮也重其歸故止書歸滕侯卒滕國杜注在沛國公北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是也孔疏譜云滕姬姓文王

子錯叔繡之後

武王封之居滕五等諸侯皆可稱公侯卒葬必赴赴則書滕鄰魯而為同

夏城中北

中北杜注在瑯琊臨沂縣東北三十里有中北城

左傳書不時也使民必農隙春秋兵爭勞民不以時聖人謹書之以示戒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相聘禮也禮聘以大夫使其弟齊侯厚其弟且親母也無貶詞記曰五十而後爵明冠禮無大夫非謂親親之道也

秋公伐邾

左傳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邾與魯近素相睦且公會與盟于蔑矣今為宋伐之何居聲

罪致討曰伐邾無罪也而公為詞以伐之如其言而書伐不加貶斥其失自不可掩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杜注凡國伯爵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凡縣故城在河南衛輝府輝縣西

南二

十里書誌周之弱也諸侯不朝天子而王獨下聘之聘雖常禮亦以變而書也

戎伐凡伯于楚北以歸

楚北杜注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今兗州府曹縣東楚北亭是也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北以歸胡氏安國曰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北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北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侯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佞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其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今凡伯承王命為過賓于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

附解道莫大於五倫五倫由夫婦始夫婦正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後可以正天下國家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第夫婦之成必由父母男女皆子也則愛之者同所以善全其生者亦同而擇婿之道聖人罕言世人重男輕女儒者抑陰扶陽又薄視婦人致滋弊端不可不辨陰陽之義本於天地天地者夫婦而父母也陰陽消長而生五行五行生化萬物天地之大功用存焉然天生地成地生天成不聞專恃陽而不恃陰易經一書發明陰陽變化之理戒其偏勝喜其中正陰陽皆戒其過亢不戒其和同何嘗謂陰

不如陽哉蓋成形成象之後則陽統夫陰無聲無臭之始實陰先乎陽陽動也陰靜也有靜而後有動卽以人事言但有君父夫而無臣子妻又何以成家國而普生成故夫婦之義聖人重言之而此書伯姬叔姬事尤爲人倫所繫非漫爲書也春秋娶女者何限夫子獨詳記伯姬始終之事一者正當時竝妻媵妾之失二者爲天下後世擇婿者告也論語記公冶南容明夫子擇婿不棄寒畯亦不避富貴惟賢是取女子在室凡事不能自主惟父母是依婿而賢終身之吉不賢終身之凶世人不知擇婿輕棄其女者

何限春秋禮制衰亂夫妻妾媵之間任意而行爲禍家國者不勝屈指如媵女事以娣從且以姪從不顧尊卑名分不計其人終身如何了結又或姊妹同夫榮枯嫌怨釀成大亂其義前此聖人未嘗言以其事前此未嘗有也媵之事始見於春秋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媵送也蓋謂助行昏禮親親之誼公羊云二國媵孔氏始言以女鄭康成始言以姪娣從彼見春秋多然遂以爲古禮亦然夫天下豈有甘棄其女爲人媵而使幽曠終身者乎春秋時五倫不正君父視如弁髦何有於子女或屈於大國或銜怨

洩忿如齊使宣姜通於昭伯鄭棄二女於楚秦使懷嬴事文公種種不法非復人類而當局者安之也夫子修春秋適有伯姬叔姬事書其始末一以著賢媛不幸之遭一以著姊妹同歸一處不得其終爲人父母者不可不慎耳堯試舜而嬪以二女夫試人以女此事之駭人聽聞者然堯豈妄者哉蓋雖灼知舜賢而未悉其隱微幽獨二女賢者使歸之而察及隱微乃畀以大任凡人何可援以爲例或姊妹相繼續媵猶爲情理之正若嫁姊而使其娣爲妾甚至以其姪從非病狂喪心之父母何以至此夫同姓媵者

男女送之於備物備禮起居一切爲便非遂爲之臣妾也或贈以女如今贈婢或贈以男名爲媵臣亦必當時送婚禮畢卽返矣無竟畱其國之事烏有一娶九女以娣姪備數其父母居然棄之有是人情乎聖人制禮原不過天理人情恰合乎中何謬戾至此叔姬公穀皆謂爲媵待年於國至此乃歸夫子於二年書伯姬歸于紀後書紀侯大去其國齊人葬伯姬則伯姬爲紀子夫人國亡入齊沒而齊人葬之明矣七年書叔姬歸於紀明未嘗從伯姬爲媵次書紀季以鄫入於齊叔姬歸於鄫則紀季入齊求以鄫存

宗祀事定而叔姬歸鄫叔姬之爲季妻無疑二姬蓋賢紀子亦賢無辜爲強齊所并夫子憫之二姬不幸子尤憫之故隱桓間記紀事特詳書二姬事亦詳而凡列國之類此者可推其非禮者亦可見夫子作春秋本爲空言無補不如實事故就魯史之事以明是非以教門人天下事不可勝窮矣卽一事以概其餘卽春秋之所書是非以概凡事是非此夫子誨人之意知之而後爲不負夫子之意奈何妄爲之說以亂是非乎齊侯使其弟來聘亦非過也而議者甚多今略辨之禮記冠義言古者五十而後爵故無大

夫冠禮以冠必年二十也非謂聖王選賢必逾五十始命
爲大夫舜生三十登庸堯迭爲賓主唐叔封桐豈已壯歲
古今奇材異能固有出於齠年者而豈必盡暮齒哉兄弟
之間惟重恩誼不講是非以論是非則必爭也九經之義
尊其位重其祿所以親親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象至
不仁封之有庠聖人之於兄弟何如齊侯厚其弟使之習
禮睦於魯特遣至親亦何譏焉齊僖薨而襄公不體父志
絀無知禮秩連稱管至父導之作亂其事在二十年後以
子之不肖追咎其父謂不當親厚其弟其必令人防範至

親時時慮其生患而薄待之其可謂聖人之道乎曹不因
父欲立植惡植竝及諸弟置之於鄴禁絕外交子叡承之
諸王不得入朝病危倉猝無可付託乃以曹爽司馬氏輔
孤致典午橫行遂危宗社凡若此類古不勝書說經而不
以人情物理參之使聖人至中至庸之道盡爲塵封往往
求深反淺否則妄談惑世以爲讀書寡識實已貽誤後來
矣夫人莫不稟天理而生亦莫不有事理著於事事必當
理人情得其正卽天理合其常聖人亦人耳因天理純全
故言行得乎人情之正其書籍之重亦以其本天理而洽

人情盡乎物理之變卽其書而實踐之乃可以成己成人
豈徒文哉又豈可以私心淺見求之哉愚於四子六經註
釋不免有繁複之譏非不欲簡也聚訟太多羣疑莫解非
縷析何以開之

桓王五年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杜注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今兗州府曹州北句陽店是其地也

宋衛素睦而離于鄭齊侯欲平宋衛于鄭鄭不受而宋
衛亦貌從也故託爲遇以謀焉書以誌諸侯之詐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昉

昉必彭反公穀作邴昉杜注在琅琊
費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費縣治故

昉城是也

宛鄭大夫不書氏史失之也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內曰
許田鄭有朝宿之邑近于魯曰昉時天子不巡狩諸侯亦
不朝故欲以昉易許田各取其近者使宛來歸昉本訥曰
魯初睦于宋宋伐鄭齊恐魯助宋故爲鄭求魯魯不應之
反爲宋伐邾故鄭宛歸魯昉隱曰昉近于魯許邾于
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于魯故先使人歸昉爲
異日取許田之計書以見鄭之狡魯爲所愚至先王
封邑私相互易之罪亦見曰來歸昉明易者鄭之意也

庚寅我入昉

來歸不言我而入曰我明本非我有魯貪而爲鄭愚也入
不當入而入也愚按蒙上三月書入之日以見魯之汲汲
也其刺深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諸侯死則稱名以別于天子周制也卒
或名或不名史失之而夫子因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杜注周地今開封府洧川縣南二十

里瓦屋

宋衛黨也齊欲為鄭平之宋亦欲因是以親齊故盟于瓦屋然卒未平于鄭也故其後宋衛入鄭此盟蓋宋之志故先之非特以其爵也盟以長亂君子所非夫子詳書于策著當時諸侯狡黠無常之狀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預曰三月而葬速愚按侯也而書公臣子之詞也蔡告葬故獨書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來杜注紀邑東莞縣有邳鄉邳鄉西有公

來山號邳來間今莒州西二十里有浮來

左傳以成紀好也紀微弱莒常欲吞并公盟以結莒使無
侵紀以紀為魯昏姻也書人莒大夫也公為紀故降而與
其臣盟莒罪著公無譏也

螟

螟食苗心蟲程子曰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駭穀作核

無駭氏展自無駭始為上卿故史書之而夫子仍之氏由自號姓由君賜古之制也春秋於公族多稱公子公孫異姓未賜姓而有氏大夫亦書名聊存禮制之一端不必皆譏刺也

附解春秋諸侯兼并實由鄭與齊始鄭莊公三世為王卿士
挾其勢以侵奪人國遂為王畿內之大國齊僖沿太公夾

輔之勳首先憑陵與國二國連結列邦創為侵伐之局夫
子尤惡之故託始是時詳記鄭齊與諸國離合之迹及弱
小見滅之端明東周分裂由二國倡亂其罪不可逃也記
歸祊一事見天子特頒先人禋祀亦隨意相授則兼并他
人又何顧忌聖人之作此書原是即實事以明是非而事
不勝書則義當隅反亦有仍舊文而存其事者不盡褒貶
學者當以經文為主詳味其旨不可過於求深亦不可參
以鹵莽乃為得之

桓王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隱公立九年矣未聞一朝天子而王反下聘之書以慨周之凌夷且罪魯也穀梁南氏姓也季字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雨去聲

三月夏之正月也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已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愚按雷電雨雪並行陰陽乖戾人事反常所致

挾卒

杜氏預曰挾魯大夫未賜族

夏城郎

左傳書不時也趙氏鵬飛曰備宋也郎逼于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批亢擣虛故城以備之尚何暇順天時恤

民力耶

秋七月

穀梁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范氏甯曰四時不具不成年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防杜注魯地在琅瑯華縣東南今兗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即華

也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郟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鄭非受命伐宋也特以私怨公與齊亦非為尊王命也亦徇鄭私夫子第書其會伐離公之事而不及宋不王鄭假王命蓋彼此狡黠之迹明而無王之罪已見所謂微而顯者也

桓七年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北

左傳公會齊侯鄭伯於中北癸丑盟于鄧為師期魯本與宋睦鄭莊以計間之且餌齊使從今將伐宋前會防今會中北皆魯地則齊鄭來就魯可知鄭莊假王命開摟伐之局而毫無為眾心罪浮五霸夫子深惡之是時魯尚強使能正之猶不至鴟張而乃不然故夫子詳書公及會盟事以刺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魯使翬帥師從伐宋齊侯鄭伯甘與大夫同行貪狡不顧名分書人以賤之而翬素不臣且以為宜也然其罪不可恕也故書翬帥師會而不書公使翬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營

左傳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營書公敗著其黨不義而擅伐為鄭所愚也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郕古報反郕杜注濟陰城武縣有郕城今在兗州府城武縣東南八十里防杜

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

城今在兗州府金鄉縣西

左傳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本鄭取而歸魯直書魯取以其助虐而取非己有惡

之也決辰而取二邑書日以著其虐之甚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衛乘虛而入鄭直書其事以見其擅相攻伐狡黠之狀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穀作載戴杜注陳雷外黃縣東南有戴城今河

南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考城故城是

左傳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

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伐伐宋衛蔡三師取取戴也宋衛約蔡伐鄭既入鄭而伐戴乃召蔡人蔡怒其不待己故不和鄭乘而伐之竝取戴書以著三國為鄭愚弄可唾又可恨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郕公作盛

郕衛之與也齊鄭入郕以報衛黨宋伐戴之舉書人惡之也左氏以為討違王命夫鄭莊豈誠奉命討罪者哉

桓王年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薛杜注魯國薛縣今薛城在山東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孔疏譜云薛任姓黃帝之

苗裔奚仲封薛侯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為薛侯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愚按薛始

見于經至魯哀公十年經書薛伯夷卒後此無考然孟子云齊人將築薛史記云齊潛王封田嬰于薛則薛為齊滅

明矣一統志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周禮諸侯殷相聘世相朝世朝謂世相好則可相朝非必終諸侯之世而一朝也周衰諸侯不朝天子而相朝又獨小國朝大則無王矣魯方強盛齊鄭亦曲相親故滕薛朝之夫子書此固慨其無王而魯可以有為公為齊鄭所役亦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邾黎左傳又作邾時來杜注邾也滎陽縣東

有釐城鄭地也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四十里

左傳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時來鄭地公為鄭所餌往會以共攻許故書以非之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杜注潁川許昌縣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故許城在

州東北四十里孔疏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岳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左傳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辭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

叔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愚按鄭主兵而書及譏魯徇人而妄入人國也許男奔不書非其罪也

冬十有月壬辰公薨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圃館于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寯氏立桓公而討寯氏有死者不書葬為本國君諱而公之見弑明矣公羊傳地不書隱之也何隱爾弑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

附解魯隱之讓先儒多以為是愚按諸侯受命于天子而有社稷人民不奉王命即為僭亂魯桓非嫡也惠公徒以其母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遂授位于桓桓幼而

春秋心解卷一
隱長隱公而果欲承父之志也必請命于王王命攝則攝
命立則立則名正矣乃不能然居攝而長民人曰吾將以
授弟也名不正則言不順非此之謂乎夫子于元年書正
月以明一書之義下此每年皆不書王於其卽位不書所
以著隱之無王而凡列國之卽位不正者統此矣其春秋
之作不始于惠而始于隱愚於篇首已明之夫周之德厚
矣太王王季文王深仁浹洽武王應天順人非有一毫利
天下之心周公制作合前代聖王禮樂而折衷至善然不
數傳而卽衰者以世官世祿民皆飽煖反生驕淫之弊亦

由後人奉行之不善非聖人立法有疵也先王賢則世官
不賢則世祿而後世不賢亦世官世祿亦有等級而後世
世祿概行民皆有田而非貴則不得富非賢則不得貴後
世不然豈聖人之所料哉兼并侵奪實由齊鄭而起而魯
實爲之黨惡故夫子託始于此其隱公在位無一善政可
紀至以私意攝位不稟王命不由世及之常反至釀成篡
弑之禍夫子固不以爲是也前人猶有以隱爲賢以齊僖
爲小霸者何其謬哉左傳言周鄭交質及取鄆劉寯邗之
田等事經皆不書蓋臣子于君父惟當恪恭將事雖君父

秋大水

左傳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孫氏覺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為災家氏鉉翁曰不書月概一秋而言也傷人害物而後書水旱饑饉歲氣不和恆有而聖王必謹之者人事脩則天道順不自怨也春秋亦必書之而此大水胡氏安國以為桓逆德而致陰沴然弑逆之罪非此等災變可當也夫子蓋第以其害民而書

冬十月

俞氏臯曰雖無事必書時書首月而成歲其有四時不具者蓋闕文也

桓王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胡氏安國曰桓無王而元年書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是也春秋之罪二年書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是也春秋

御案

弑君始見于魯宋魯內國也故諱其迹而存其義宋外國也故彰其事與義孔父蓋忠正之臣華督欲召公子馮憚之故先以計殺父即弑君而立馮左氏不實辨詳附解書及明孔父因君而死著其節也孔父名也賢孔父而名之名其君故名其臣劉氏啟謂君前臣名是也孔氏之先多以字連父若弗父金父然則後以孔為氏蓋因其賢而以為氏焉非孔本字也

滕子來朝

杜氏預曰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楊氏士勛曰周德雖衰尚為天下宗主滕今降爵明是時王所黜愚按春秋之世王政雖衰天下尚以虛名戴周故齊晉之霸必請命于周即三晉為侯猶請命焉第大國勢強或王憚黜之或雖黜而不聽命若滕薛小國則亦遂黜其爵聖人因其實而書之亦餼羊猶存之意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杜注宋地當在今歸德府境宋華

督弒其君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郟大鼎賂公齊陳
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書公會曰以成宋亂明乎公之同
惡而黨之若宋公非此會不成者深惡桓而彰其惡
接書納鼎其肆惡尤見所謂微而顯隱而彰者也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桓弒逆欲諱其迹故成宋亂而為宋諱且納賂器於廟若
曰定宋亂而宋勞之名正言順也故書取于宋納于大廟
刺其不當取與納猶次刺其諱惡掩飾者
深公羊謂之郟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作紀侯當然也
諸侯不朝天子而私相朝非禮也此書紀侯來朝別有義
焉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夫子書之以見王室衰
微小國難以自存志慨也
紀子爵蓋賢而王晉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杜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今鄧襄
城在河南開封府郟城縣東南三十五里

胡氏安國曰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僭
號稱王憑陵江漢三國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
蔡侯而鄭為之服
役聖人蓋傷之也

九月入杞

穀梁我入之也杜氏預曰不稱主帥微者也高氏閔曰此
年入杞八年入邾其辭雖略而罪有餘也夫桓弒君莫入
莫伐之乃入人伐人是
使天下共蒙其恥也

公及戎盟于唐

隱公亦嘗與戎盟矣然戎再請而後與盟今書公
及明戎不請而及之盟蓋己負大惡結以自固也

冬公至自唐

凡盟會不盡書至自某書必有義此書
至自唐著公負罪不安結戎自固之隱

附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弑惡大逆豈容隱其事哉而春秋託始於隱繼以桓之弑逆隱不當攝而攝大義不明反召弑逆之禍桓弑逆而安然在位孔子魯臣不得不隱諱之而大義不可以不明將如何示其端哉隱薨不地不葬則薨不成禮朦朧了局其沒不以正可知於桓書王正月書卽位如常詞著其不由王命居然自立法不恕也恰有宋督弑君事亦書王正月以見桓之卽位書王非常詞又書公會諸國以成宋亂及納宋鼎于太廟而桓之弑立不安於心外結黨援意亦昭然此所以可懼亂

賊也不然而何以爲戒哉左傳記華督見孔父妻而豔之遂殺父奪其妻竝弑宋公大謬禮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况大夫之妻行必乘乘必帷孔父嘉爲正考父之子正考父鼎銘垂戒孟僖子稱爲明德孔父嘉親承庭訓因其賢而死於節故子孫以其名爲氏烏有其妻不循禮法露面於道致華督見之者乎宋公因公子馮在鄭屢次伐鄭華督蓋黨於馮故欲立馮而孔父嘉實掌兵柄又不附己是以先殺父而後弑君其宣言民不堪命司馬則然誣孔父也公羊傳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穀梁傳亦

謂孔父閑也均以孔父為賢累而死左氏去孔父嘉百餘年不詳考其實而據傳聞妄說致忠賢蒙冤安可弗辨孔父先死而先書君先尊後卑之義也

桓十三年

春正月

桓弑立王不能討己亦安之元年春王以明其弑二年書王以正宋罪此年以後不書王乃見前二年書王之故也故前人皆云不書王以見桓無王及王之失政而謂為史失書者謬也

公會齊侯于贏

贏杜注齊邑泰山贏縣今故城在山東泰安州東南五十里

左傳會于贏成昏于齊也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齊侯亦面訂婚書于贏責尤重魯慕齊之大往自求婚弑逆

之人悖禮而行遂以釀惡可鑒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杜注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是也

左傳不盟也二國以事相約而不盟於會遇皆無當故子以胥命目之言其同相要結之意非褒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作紀郕公作盛

紀懼齊欲親魯魯桓篡立亦欲結外援以自固故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月經道緯道皆同度行則相衝而食日陽精而月掩之則為災尤大程子曰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娶妻必親迎然諸侯不出境而逆迎之于所館卿如齊逆女可也翬逆賊也而桓所寵然逆女如禮則不得以其惡

而竝沒其如禮故稱公子而桓任輦使逆女君臣惘然不知姜氏匪人已陰賈禍其事自昭然焉聖人據事直書而天道昭然蓋人心巧于機謀天道巧于報應如此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謹杜注魯地濟北蛇北縣西有下謹亭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有故城俗

訛為夏暉城

嫁女父母戒之禮也躬送之非禮也已至魯地而不稱夫人尚未成婚從其父言之也

公會齊侯于謹

魯桓欲結齊以自固而娶其女因齊侯送女至謹特往會之非親迎故不書逆女而其失自見矣

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至成婚一切如禮則但書逆女來歸可也此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如常詞而齊侯躬送其女公親會侯似未嘗

書者著自齊而來為魯禍也其意隱而其義嚴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致夫人也致夫人禮也而不書致夫人何也齊侯既親送公受之矣前已失禮此為虛文

有年

公羊有年何以書以喜書大有年亦以喜書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必有年而後民安非可偶無年者然常有年則不書特書有年則其餘無年可知天雖不因君而罪民然君之無德亦可見焉必謂桓宣之惡當無年者非謂有年無故而書者亦非也

附解夫婦人倫之本而男女有別故昏禮慎重周詳非徒儀文明男女不易而成夫婦也桓公弑逆天奪其魄慕齊之

春水角卷一
大親往求婚齊侯昏憤不知其女親送至魯凡淫惡等事
每有道路昭然而父母家庭等人猶惘然者文姜之惡君
子所恥言而其父其夫方且鄭重如此聖人直書其事千
載觀之猶爲齒冷可弗鑑乎且凡篡亂之徒天罰已及而
當局昏昏如此者不勝屈指夫子非獨爲魯記也秦無道
而呂早代嬴唐蔑倫而武已入宮曹操防三馬而子丕曲
護司馬氏皆自植禍根非他人所爲造物之巧無心而若
有心人亦安能預防是以聖人教人修身齊家從誠正始
一念之欺而志氣昏焉天地神明棄之矣有一分之惡則

有一分之禍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
子豈無故而言之乎儒者諱言禍福蓋恐人因爲善而求
福因避禍而不爲善意亦無他然善卽天理也自全天理
原不爲禍福起見而天理熟而天應之不期福而自福矣
悖理甚而天怒之不期禍而自禍矣知禍福之由本于善
惡善惡之分只在天理存亡則畏禍求福亦崇德修慝之
正道若夫忠孝節義死於綱常全其天理而上合天心下
扶人紀不朽之靈昭昭赫赫非禍也正命也然亦不幸而
遭變乃然豈忠臣孝子節婦必捐軀而後爲貴哉洪範陳

五福六極周易明吉凶悔吝從古聖人無不以禍福教人而乃為一偏之說以善為未必福為惡為未必禍使人必蔑天理而任其心之所為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而無忌憚不深可慨乎蓋主禍福者天而理則天人之所同人即不必求福豈有求禍之人聖人未嘗苟且避禍而潛見飛躍必有其宜明哲保身凝道之效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奈何不細為體察得其貫通而妄言以誤人耶大有年胡康侯之說太拘毛西河非之亦過其義正解已明

桓十二年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周之正月夏之仲冬書狩時也時則何以書志魯之猶未失政也四時田獵春曰蒐蒐也春耕恐害田之物伏焉故搜以取之夏曰苗苗之方榮恐獸戕之故獵以護苗秋曰獮獮選也秋令肅殺選害稼者而殺之冬曰狩狩守也倉廩既登恐獸攫取殺之而守蓋先王既于農隙講武以明安不忘危而又恐後世淫于原獸也故其義如此魯自文宣以後政始下移桓襲強盛之時身負大惡未聞匡王恤隣之事而徒習武自保書狩如常詞而不足於桓之意存焉謂郎為遠地故譏者非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王桓王宰冢宰渠氏伯糾糾其名也天子有下聘之禮但桓弑逆不朝王不能討而反下聘失綱甚矣奉天立政其

可爾乎直書其事如常詞而失自見矣四時具乃成歲或史失之而夫子不增以為闕文之義或本有而傳失皆非夫子筆削所繫也

附解狩於郎左以為書時公羊以為譏遠地宗公羊者多宗左者亦有皆非也周制寓兵於農四時田獵以講武事所得以為乾豆賓客充君之庖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苟或不舉則非禮而怠政伯禽費誓夫子刪書特存之明魯開國之規模入春秋而猶盛故齊鄭侵伐必求親魯使隱桓能正身正人不隨俯仰未必不可修明周公伯禽之政捍衛王室乃不能然反黨同不義夫子詎弗傷之桓雖弑立而

似有強武之材能修武備故沒而國人諡之曰桓特身犯大逆又貿貿娶齊在位十八年無一忠君正人之事書其狩郎以見可以有為而不能為惜之亦刺之也自後惟書莊公狩於糒其後則政柄下移不復書狩蒐紅蒐比蒲與茲之書狩不同書之可考魯盛衰之迹固非無因而云然也

桓王十三年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杜氏預曰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

六日趙氏匡曰甲戌下有脫文黃氏仲
炎曰傳錄者誤耳其言甚是餘皆曲說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愚按齊結鄭
以謀紀胡氏安國謂紀人來告其事故史書之是也夫子
存之書如紀以惡其詐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穀作任

仍叔之子而果賢耶則當書其名也今不然譏
也天王私愛仍叔而及其子故斥言以譏之

葬陳桓公

黃氏震曰使會葬故書吳
氏澂曰不書月史失之

城祝北

祝北杜注魯地漢即北縣今
沂州東南五十里有即北城

高氏閻曰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
畏齊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禦之
戰于緡葛王卒大敗鄭無道至敢拒王師其罪大矣不書
戰書敗諱之以存天下之大防也三國從王正也不爵而
書人君臣之辭也不先書王伐鄭王當命方伯征之而不
必自將諱之也不稱天從
天王不成語非削之也

大雩

雩求雨之祭重其事故曰大非雩有大小也建巳之月龍
見祈澤而雩常祭也旱而雩非常也書大雩著其旱也非
以爲僭也

蝻公作

杜氏預曰蛇蟠之屬為災故書朱子曰蝻蝗屬家氏鉉翁曰繼雩書蝻旱蝗竝作也

冬州公如曹州國名今山東兗州府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也曹今山東兗州府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

即曹國姬姓伯爵文王子叔振鐸之後

州國名公爵也如曹蓋朝於晉經凡諸侯相朝皆曰如其事無考左傳溇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其危若何孰偏之而國誰有之皆無據當闕疑也

桓王十四年六年

春正月寔來

寔何人來何事闕文也左傳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蓋以來而不去為寔然則宜曰州公自曹來失地當名亦曰州公某來其君賢則如紀書大去其國不賢則如書梁亡事異年如異地而蒙去年書寔來殊為語不成文

史例無之左傳謬公穀尤謬觀後年書穀鄧來朝則知此書寔來決非州公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公作成成杜注魯地泰山鉅平縣東南今山東兗州府甯陽縣東北

九十里有古城社即成城也

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黃氏震曰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于齊故求魯而公會之紀侯蓋賢故屢書以憫之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簡車馬也簡閱車徒亦禮制而八月非其時夫子書之非譏其不時譏其徒自衛而不能匡王恤鄰四月紀來告難八月大閱冬紀又來求告王求成公謝之則大閱何取哉

蔡人殺陳佗

前一年陳桓公卒其異母弟佗殺世子免而代之今蔡人殺之立世子免弟躍是為厲公佗立踰年矣而不稱君與

衛殺州吁齊殺無知同一討賊之詞亦其臣民不附未成其爲君也稱人明國人共討之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以名之義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父子相繼以承先德人道之大者而君公尤重子同之生如禮命名亦當書之以見繼體之重不悉書書一以存其義無裒亦無貶穀梁妄矣

冬紀侯來朝

左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紀求請王命與齊成正也使桓從之大義不由此明而魯不可以存宗國之舊哉惜魯桓求婚于齊以自固方睦齊不暇豈肯爲紀求齊書來朝闕紀而惡魯之不恤鄰也

附解春秋一書夫子因空言不如行事深切著明故因魯史

筆削以示門人當時及門質問必有著述不幸秦火無傳今惟憑三傳而三傳實多悖謬致聖人之意不彰左氏固三傳之佳者也然意其身爲國史及身之事見聞較確舊事據舊史書之固多不實此年州公如曹寔來是也夫人大書州公如曹其爲相朝固明左氏言度其國危遂不復然一國之君非萬不得已疇甘棄其國與家而他往者滕畏齊楚孟子告以自彊及遷否則效死紀侯偏於齊夫子詳書其事而曰大去其國紀季以鄒入齊聖賢之重其事如此也州公國何以危孰伐之孰滅之不書其事而但曰

度其國危遂不復夫度之云者必籌之至熟意見未定而遽棄國竝其家人婦子而棄之豈人情乎既早度之則必思託身之所何以如曹不久而又如魯諸侯失國而託於諸侯禮也孟子言之以其事自春秋以來固常有之若以寔爲州公名則必云州公寔而後可寔既非其名而曰寔來事隔一年人來分兩地夫子倦於下筆但曰寔來聖人不知此疏略詳悉求之左氏去州公時遠又未深知其事荒忽記之其可曲從之乎至穀梁曰是來也以其畫我簡言之公羊曰是來也慢之化我也畫我化我幾不成文其

妄又何足信蔡人殺陳佗史記錯謬左氏簡毛西河之說爲長從之

桓
年
五
七
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北

咸北杜注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今屬山東兗州府

咸北魯地而界於邾蓋有據之爲患者公襲而焚之近人於盜賊所止往往焚其聚落卽此意然而暴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杜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今湖廣襄陽府穀城縣治

爲故筑陽城古穀城在縣北釋例曰鄧國義陽鄧縣今湖廣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

來朝常也而書名公穀曰失國之君是也二國去魯千餘里而邾於楚蓋爲楚偪來託於魯書侯憫之不沒其爵書名失地也不書秋冬史闕文也

附解焚咸北左氏無傳杜預以爲火田然火田常也公穀以爲邾地魯用火攻劉氏做謂邾地何以不書邾咸北葉氏夢得謂爲人火有焚之者三說當從公穀蓋邾有大邾小邾小邾附庸於魯後漸強盛常與魯爲難公穀云邾地蓋小邾也咸北魯地而小邾與之密邇必有據咸北爲患者故公襲而焚之未嘗用兵攻伐故止書焚夫子時咸北人皆知之故左氏不爲之傳後人因左氏無傳又不知咸北界於小邾遂疑公穀而從杜氏然火田常事以爲人火則當云咸北焚而不曰焚咸北故公穀爲允穀鄧書名亦以

桓
年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趙氏匡曰正月之烝不失時也經爲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再烝若不書卽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

天王使冢父來聘

冢氏父字周之世臣桓弒立王不能討且五年之間來聘者三備書之以見王綱斁而篡人乃得志也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卽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秋伐邾

邾小邾也書伐桓必以不義責之如其志書之而公擅伐之不義自見觀此而焚咸北之故亦明

冬十月雨雪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齊氏履謙曰春秋凡三書雨雪雨皆言大此獨不言大言大者以大為異不言大者以失時為異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昏禮必親迎天子尊不自為主則命同姓諸侯為主王娶于紀使魯為主而使祭公逆女書祭公來則知魯之為主也書遂逆王后于紀則知為逆女來也重大昏而使宰王無譏焉因逆女而來故稱遂以明其事亦非刺也自逆者而言則稱王后以全乎為臣之禮自歸者而言則稱季姜以全乎為子之義此事春秋無譏焉先儒多失之鑿矣又案桓王立十六年矣而娶於紀則再娶之非可見公羊謂諸侯一娶九女不再娶之非

九年

桓王十七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京大也師眾也王畿至大而為眾所歸不敢斥言王故曰歸于京師毛氏曰自魯而言則稱王后自紀而言則稱季姜

夏四月

秋七月

黃氏震曰書以備四時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故使其世子來朝周禮諸侯之嫡子有攝其君之禮然必急王命而後可也朝魯非王命特私耳而亟使其世子攝在世子則失就養之禮在曹伯則失防患之道而魯以強故致人父子失所交譏之矣

附解祭伯來爲王逆女使魯爲之主禮也而前人多非之深
文曲說此類甚多非聖人至中至正至平之道也案紀因
微弱屢求於魯魯畏齊不能庇紀子蓋賢故王晉爵爲侯
又與之婚春秋詳書之而魯不匡王與齊肆暴之罪以彰
且竝書伯姬叔姬事蓋二姬亦賢媛也公羊傳云諸侯一
娶九女不再娶先儒信之遂生許多謬論大失聖人中正
之義觀此經所載桓王再娶襄公十二年靈王求后於齊
襄王有後母惠后又娶翟女爲后此非天子再娶乎至諸
侯尤多齊襄與桓娶王姬晉平娶少姜齊請繼室於晉是

也猶曰春秋之事非聖王之事也然試思自堯舜至孔孟
曾有不再娶之事不再娶之言乎至九嬪世婦特備內廷
使令豈謂必娶女如是之多聖人以修身寡慾教人而儒
者以多慾爲禮夫夫婦人倫之正豈盡偕老而曰不可再
娶勢必多置妾御不必再有正內之人理何以通曹世子
來朝斥爲非禮不知周禮明言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而
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非
不可攝行聘事但曹伯有疾世子不當違養而從父命因
曹弱魯強不得已而強之魯亦不能體人父子之誼爲大

桓王八年

十年

失耳愚正註已明

春王正月

桓無王自三年後不復書王今復書王何也存王也數以十而盈十年不書王嫌無王矣王雖不綱天下何可無王故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湛氏若水曰著葬之得禮也禮諸侯五月而葬何以書有赴報則史書之聖人存之

秋公會衛侯于桃北弗遇

桃北杜注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西

五十里有桃城舖旁有一

北高可數仞即桃北也季氏本曰衛與齊黨而齊以紀故與魯為讎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以間齊而衛由他道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言弗至愚案衛已黨于齊矣公猶欲結之會于桃北或期或否不可知書曰弗遇則公之為衛愚可見而衛之狡不待言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案左傳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魯無失禮而鄭伐之齊人以紀故怨魯衛黨齊而助鄭書來戰直魯而罪三國也不言敗績義不係乎勝負略之非必諱之也

十有一年

桓王十九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杜注地闕

三國之君前來戰于郎矣今復結盟以府怨故貶而稱人左傳書宋誤杜氏反以為經闕非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方讎魯宜不赴告而書卒葬者世子忽之意也赴之故如常書之胡氏安國謂鄭莊志殺其弟使餽其口于四方身沒未幾而公子互爭兵革不息亂之初生也起于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于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其言深切著明可為世鑒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傳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姑生厲

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案穀梁祭氏仲名是也宋書人仲不書爵而書名皆貶也

突歸于鄭

蒙上宋人執祭仲而書歸于鄭則歸為仲歸之明矣罪仲也突名賤惡之不繫以鄭不當有鄭也

鄭忽出奔衛

忽繫以鄭宜有鄭也忽非嫡亦未立為世子特以長可立未踰年之君稱子而不稱子以此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折杜注地闕

柔內大夫也宋結陳蔡魯以助突而要魯不欲也故但使臣會之柔不稱爵以公既不從宋則當辭不當使臣會君故不書大夫以明大夫不當與諸侯抗

公會宋公子夫鍾鍾公作童夫鍾杜注郕地今在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闕杜注魯地東平須昌縣東南

亭在南公屢會宋公左氏皆無傳下伐宋乃明之其屢會宋皆為欲平宋鄭也然突篡宋助突皆法所不容公實既不能正己又不問其事之是非而屢會以求之故詳書以彰其失也

桓王二十有二年

春正月

黃氏震曰書正月以存四時之始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池曲池杜注魯

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今在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源出石門山左傳盟于曲池平杞也紀微莒嘗輕之齊方圖紀公結莒以援之故平其怨雖卒無救于紀而公意自善故書公會以明其志然紀屢朝魯求請于王平齊而公畏齊辭之區區恃盟會禦齊末矣且自返不正無足取重于人而屢盟欲平宋鄭宋亦不聽詳書于册可以見不正其身如正人何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北穀北杜注宋地今在

三十里左傳公欲平宋鄭故及宋公盟于穀北而燕何以與焉豈魯要之使來歟燕杜氏預以為南燕大夫存參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預曰厲公也不書葬魯不會也左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厲公即躍五

桓公

父即他史記以為二人增

公會宋公子虛

虛去魚反公作郊虛杜注宋地疑在睢州境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

龜杜注宋地疑在睢州境

左傳公欲平宋鄭盟于句瀆之北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武父杜注鄭地陳畱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水經注濟陽故武父城也今在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與河南開封府蘭陽縣接界

左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然宋因索賂于鄭而鄭不滿其欲故怨鄭突篡宋黨惡皆不正矣公不能申明大義告于天王以己先不正也己不正而正人宜人不從因宋辭平又黨鄭伐宋其妄彌甚故夫子詳書以戒

丙戌衛侯晉卒

孔氏穎達曰春秋之中惟此重書日其餘亦應有一日兩事各書日名但更無其日不可復知計赴告之體本應皆以日告史官復應各書其日仲尼書經不以日月褒貶或略或詳非此所急故日月詳略皆依舊文此以舊史所重故因史成交耳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始則助突之篡繼則責賂無厭有可伐之罪然魯桓宋莊皆篡也非伐宋之人前屢書會宋矣此書會鄭及鄭伐宋則魯之助鄭可知書戰于宋著深入以甚其為忿兵也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

桓王二十一年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蘇氏轍曰先言會而後言日既會而後戰會戰異日衛睦于齊燕黨于宋宋怨鄭魯而親齊魯忿宋附鄭去年十二月伐宋與戰勝負未分今春復會鄭謀再戰紀蓋魯召之燕亦宋召之蒙上交故會戰連書四國書師著其眾書敗績復書四國著其黨同不義自取敗辱以為戒也前已咎魯此又咎宋衛侯喪未踰年而稱爵蓋以吉服從戎書以惡之也

三月葬衛宣公

上書衛侯之戰此書葬著衛朔不孝之罪也家氏鉉翁曰敗績而歸乃葬其父甚矣衛朔之不仁也春秋不書衛子而以爵書絕之於名教也衛朔行同犬彘是不足深責而春秋垂法後世不容無責也

夏大水

湛氏若水曰紀異也水陰之象也惡之象也小人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桓三十三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蓋前年魯鄭同敗齊衛之師虞其報怨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會鄭于其地其會無可取者直書之而其義自見

無冰

何氏休曰周之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温也胡氏安國曰周官凌人之職飲冰于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

于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于是乎用理陰陽天地之
一事也今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之所致也故
策書于

夏五

此史闕文也聖人作春秋筆削之以明大義若其事之無
關重輕者則仍舊文而不改示人以慎也此或舊史本闕
而夫子因之或夫子之後乃脫簡均
不可知要其為闕疑之一義則一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作禦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高氏閔曰來盟于我彼
欲之之辭也按突德魯而使來盟厚魯故以弟然其事則
無足取書以著其實爾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藏粢盛之所左傳以災仍嘗書災為不害
非也若不成災則不書災矣書災譏其不謹

乙亥嘗

周八月夏六月也而嘗不時御廩方災越三日遂
嘗不敬書以見魯之於禮不由道而苟且若是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蔡人在衛人下

左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蓬
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按宋怨突之
背己以四國伐鄭四國從
宋之忿兵故皆貶而稱人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桓王三年

胡氏安國曰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
充費不至于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于來求以喪
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
書曰求譏王亦刺諸侯之不臣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天子立與崩諸侯皆當賀弔春秋衰亂諸侯儕天子於列
國赴則書否則不書亦不往弔此書崩不書葬即此意是
後王崩多不書蓋
王室亦不赴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齊僖卒葬皆書赴而會葬也魯與齊有隙猶赴
且會葬天王崩不然比事書之魯之不臣見矣

五月鄭伯突奔蔡

按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
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不書祭仲而以自奔為文不與

仲以得逐君也突因祭仲而入亦因
之而出書名亦惡之著其自取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書鄭世子明當有鄭書復歸則其出之無罪可知矣汪氏
克寬曰前失書突歸而繼書忽奔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
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
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蓋許子之弟鄭莊公滅許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
偏茲復入于許蓋因鄭亂而復其國不書復國非君也書
入于許著其入之易以明鄭莊恃
強滅國不久而失之為世戒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鄆
穀作蒿
書會齊侯欲會者齊也而書公往會刺公之不明也齊魯
嘗構怨襄公立而復與魯通彭生之禍兆于此矣故志之

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杜注牟國泰山牟縣今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葛杜注梁國甯陵縣

東北今河南歸德府甯陵縣有葛城在汴河之南葛嬴姓

邾小邾也三國皆附庸于魯人蓋其臣也左氏無傳不知其何以朝書來朝以見魯猶未衰人朝于魯而魯不朝王失亦見矣公羊謂狄之非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杜注鄭別都也河南陽翟縣今開封府禹州是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若但書鄭突則疑乎突當有鄭不書鄭則無以知櫟為鄭地以其曾篡也從其實而書鄭伯非子之也書名惡之也書入于櫟則其強逼之罪可見曰入不當入者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宋公上公羊有齊侯袤昌氏反

公羊作侈袤杜注宋地沛國相縣西南有袤亭今在江南鳳陽府宿州

左傳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按忽與突之得失昭然矣四國謀納突而伐鄭何以書爵書伐蓋非與之也突不道以庶篡嫡既出而入于櫟以逼鄭四國不討賊而又助之從其意而書伐見鄭無可伐之罪書爵明其可以匡正而反助惡也先書會于袤而繼之曰伐鄭以見其同惡相濟之實

附解春秋比事屬辭其事明則夫子書法是非亦明矣故有傳言其事而事或三傳異同當以經斷之有無傳者尤當即經文前後考證以定之不可以一例拘如左傳記祭仲謂忽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後人遂以為鄭莊未立世子不知仲言將不立謂其雖為世子而無大援兄弟等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
多狡恐不能固其位也非謂其非世子史記亦云太子忽
夫子明明云鄭世子忽豈非世子而謂之世子乎宋衛四
國會彘伐鄭書爵書伐無貶詞人多疑惑不知上文明書
突奔突入世子忽復歸則突忽是非昭然矣而四國會伐
之非又何待論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鄭莊不道擅
滅許又沽虛名置許叔東偏今許叔乘鄭亂入許夫子存
其事無褒亦無貶可以戒人不義妄為耳凡若此類細玩
經文詳考其事固不難斷愚謂此書不可淺求亦不可太
深求者此也

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會于曹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伐鄭謀納突也不書不與其納也三書公會著魯為不義之首書公斥之非子之也三國從公非首惡為內諱公既書爵則三國不得獨書人然會伐疊書而不刪則伐鄭之非自見矣會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其時冊書之序史如其序書之夫子亦因之非大義所關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凡至告廟則書而茲則著其多行不義安之如常也

冬城向

左傳云書時也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此書冬其十月乎趙氏鵬飛日向介莒魯之境上本非莒邑故莒魯交爭互以為己有而其交爭自今日城向始故聖人謹志之是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之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朔譖殺其兄而得國二公子因眾怒逐之蓋王實使之然也斥其名以自奔為文惡之也觀後眾諸侯納朔王使子突救黔牟則公穀云得罪於天子者信矣仍壽事詳附解

附解鄭突衛朔不義得國其事易知而魯桓必助之何也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天理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

勞日拙日日修慝則志氣日益清明所謂君子上達也日

日為非則志氣日益昏昧所謂小人下達也魯桓弑逆故

視突朔之爭為常事夫子屢書公會其惡之已至亦以其

事是非本曉然不必顯加貶斥而自見也至仍壽爭死事

有疑之者愚於詩經恆解二子乘舟篇已辨之矣茲再申

言史記以宣公為桓公弟非也辨已見衛人立晉惟晉為

羣公子年亦非幼故其生仍在未立之前晉之為仍娶齊

女因伋長也其納齊女在卽位初年則生壽亦當在初年
左氏記二子死事於魯桓十六年追敘之耳故史記亦與
左氏同夫子刪詩存二子乘舟篇豈無其事而夫子不刪
之史記以夷姜爲宣公妻而左氏云烝於夷姜當從史記
凡三傳史記所記春秋事往往互易皆當以孔子斷之他
書又何待言乎

莊三年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杜注齊地路史登之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

紀邑後入齊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齊方圖紀衛朔奔齊魯爲紀親齊而納朔然魯爲紀謀當告之天子乃區區以會盟要齊且衛朔無道何以謀納之其恃人而不恃己非禮妄動直書其事失自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會公穀作及越翠軌反杜注魯地當在今兗州府泗水鄒

縣之間

此大邾也故左傳謂尋蔑之盟邾前與牟葛來朝者小邾也書此見下文及宋伐邾之謬杜氏預曰二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闕夏字奚穀作郎奚杜注魯地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

有奚邑水經注夏車正奚仲之國也山上有奚仲冢左傳疆事也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蓋齊

人侵魯魯有備兩君未行臣下自相戰故書師也
書及見齊人欺魯魯及之戰屈在齊也穀梁誤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何氏休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愚按蔡季未嘗為君因其辟亂去國素有賢名故封人卒而蔡人召之其奔不書特書其歸而且稱字蓋夫子賢其去就得正也

癸巳葬蔡桓侯

諸侯卒稱公必請諡于王王命之而後可春秋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亦不請王命而私諡為公今蔡桓稱侯獨從其爵蓋蔡人以侯赴葬故史亦仍之夫子嘉其如禮而存之耳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傳宋志也蓋宋伐邾要公而公即從之然春與邾盟旋即背之此何義哉書及罪魯也不書公諱之實以譏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日食必記重之也不書日史逸其傳

附解邾有大邾小邾大邾與魯鄰小邾附庸於魯本名鄒即鄒也本居鄒邑為魯所并後小邾漸強春秋末屢見於經與盟會猶或號鄒故孟子載鄒與魯閔前人多不分明故謂此盟於趙之邾即前二年朝魯之邾然左氏以為尋蔑之盟則可知此為大邾朝為小邾矣蓋左氏魯人其於大

邾小邾至明後人不得其實則往往誤會愚於孟子恆解已詳茲不贅齊侯非誠心交魯特以文姜故不絕之故春盟於黃夏即侵魯而詭不親行但使人潛師侵之其後仍與魯會若曰此邊吏所為非寡人之意也魯為其所欺夫子但書其事而齊之詐魯之愚已宛然可見蔡季歸於蔡左穀云嘉之賢之而不傳其事公羊亦無傳惟何休言其事以夫子經文核之季諸侯之弟耳而書其歸稱其字繫之於蔡則左穀之言非妄故從何休蔡桓稱侯諸書從啖助謂賢蔡季且賢其請諡於王然蔡季未嘗為君安能為

封人請諡自是蔡人來赴原文文史仍之本未稱公而稱侯故夫子亦仍之耳

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凡淫亂不義之事蔑天理壞人倫不有天誅必有人禍魯桓篡國天王不能討而亂自內作死於強鄰以膺天誅春秋于是一年復書王正月以戒後世先儒之說非誣也

公會齊侯于濼

濼廬篤反又音洛濼水杜注在濟南府歷城縣西北入濟今趵突泉即濼水之源也蓋濟

水伏流重發處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無與字

會不書夫人夫人無外會之禮諱之也而書與書遂明夫人欲如齊而公不禁遂與之偕失夫綱自取禍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甯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范氏甯曰夫人與齊謀殺之不書諱也愚按上文書公會齊侯與夫人姜氏如齊下書夫人孫于齊則公見弑之事昭然雖諱而實未沒其迹也桓篡弑天理所不容其禍自取之然諸兒與夫人之惡不可恕也故臣子之辭書薨書喪至以尊其君雖被弑而書其地以惡齊書葬以斥魯臣子之不能討賊理各得而義綦嚴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書葬如常詞夫子為本國君諱而魯之臣子不能復讎安於恥辱如常罪亦見矣

附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者何天理而已天之理人得之以為人俗曰天理良心聖人亦止全此四字常人雖不能全亦必猶有此幾希而後為人天理良心即性也仁也道也德也誠也其由曰道實有曰誠得於身曰德本此天理良心施之咸宜曰義節其過文其不及曰禮知之真曰智行之恆且久曰信念念事事能存天理良心則慈讓敬慎一切自然俱有故曰仁者人也君子亦仁而已若親親者尤人之本愛敬其

親則必愛敬其兄弟而女兄弟與兄弟微別則以男女必有別也俗云萬惡淫爲首百行孝最先孝卽是仁仁必循禮而何至竟爲禽獸之行然其原則必由父母善教也齊僖首敗王綱人且以爲小霸而其家法不修至於如此其無禮也由其先不仁也子之告顏子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說者以爲仁不外是制外卽以養中也不知記者明言其目四者戒其非禮動察耳其爲仁存養靜功不能以文字傳故記者未記蓋心至浮動性本虛明性卽仁也存養其心知止有定矣而後靜安相次而及靜能致中然後動而能致和非但齟齬

克制防閑遂可爲仁原思之難夫子所以僅可之夫七情之欲如水潰隄如火赴薪至難遏也非存養久而天理固安能強持之文武周公禮制嚴且密矣不數傳而畔亂淫惡叢生豈禮之難行歟不仁故也無爲仁之功則良心天理日就牯亡雖使之循規矩謹言動而有其貌無其誠故夫子教人學禮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也世儒斤斤於禮法而存養之學始終本末不全是以賢智苦其迂曲愚不肖艱於則效欲人不淪於非類不可得也如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禮文如是

而齊襄兄弟其爲禽獸乃在未嫁之前又將何以禁之契
之數五教也曰男女有別別之一字禮在其中矣夫婦亦
曰有別至合者孰如夫婦而曰有別禮亦不勝屈指矣修
身齊家不外於循天理存良心而兄妹尤至親愛敬而必
有別念及父母有不友恭而循禮者乎故仁者禮之本禮
以行仁仁乃踐禮豈徒強制於外已哉言禮而不爲仁五
霸假之以欺世王莽且飾之以卽真文武周公之禮非本
仁以爲之者乎內外交養本末交修馴至於爲仁極熟則
義乃精柳下惠之坐懷不亂仁也魯男子之閉戶不納禮

也其安勉不同其合仁禮之實同末季淫惡至多矣爲其
上者若不教以爲仁使其克孝而但以禮強之必赴豈不
至難試觀古今禽獸之事其始孰不從一念無良而起

